

《论语》特指式疑问句分析

宋 晓 蓉

内容提要 本文在对《论语》特指式疑问句进行详尽统计的基础上,对其句式特点、疑问焦点、答问方式及疑问语气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为汉语语法史问句系统的建立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考。

关键词 《论语》 特指式疑问句 疑问焦点 特指问 疑问词

《论语》是我国先秦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语录体散文著作之一,记载着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口语。《论语》著笔始于春秋末期,成书于战国初期,它的编纂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些作者的年代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在语法研究中可以代表一个历史横面的语言现象。《论语》多问答,疑问句很多,且颇有特色,因此以《论语》记载的语言为材料,分析以孔子为中心的语言里特指式疑问句的特点,是很有意义的。

一、关于问句的分类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法要略》中,将问句分为两类:1. 特指问句,对于事情的某一部分有疑问,这类问句不能用“然”或“否”来回答;2. 是非问句,疑点不在这件事的哪一部分,而在整个事情的正确性,这类问句可以用“然”和“否”回答。吕先生在《疑问·否定·肯定》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问句有四种格式:甲、特指问,乙、是非问,丙、正反问,丁、选择问。其中甲和乙是基本,丙和丁是从乙派生的。甲和乙的区别:甲句中必有疑问词,乙句中无疑问词。乙可以用对和不对回答,甲不能这样回答。甲和乙提问的依据不同,也就是说,作为这两种问句的出发点的陈述句不同。甲的句子里有一个成分是未知数,是 \times ;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 \times ,但这个句子的真实性有疑问。”由此可见,形式上,能互相区别的疑问结构的形式标志是疑问词,特指式问句是在形式上有疑问词的问句。

语义上,根据有疑问而问,还是无疑而问,问句又分为疑问句和反问句。如果疑问词是疑问焦点,答问时就焦点回答,是疑问句;如形式上有疑问词,实际上并未负载疑问信息,只是一种否定方式,它施行否定的结果是使问句的意义与句面表达的意义相反,则为反问句。疑问句和反问句在形式上有时难以区分,因此,疑问词是否是疑问焦点,是否负载疑问信息,对于区分疑问句和反问句十分关键。

二、《论语》特指式问句使用情况统计

《论语》特指式问句中出现过疑问词有何、焉、奚、谁、孰、安、恶和盍。根据上述分类标准,我们对《论语》的问句进行了详尽地统计、分析,其中特指式问句使用情况如下表:

形	语 式	义	疑问	反问	合计	形	语 式	义	疑问	反问	合计
	何……		8	9	17		何……也		13	3	16
							何……哉		2	9	11
							何……焉		2	1	3
							何……乎		0	2	2
							何……与		1	0	1
							何……为		0	2	2
	何必……		0	5	5		何必……也		0	1	1
	何敢……		0	2	2						
	何足……		0	1	1		何足……也		0	1	1
	何有		0	5	5		何有……哉		0	2	2
	何……之有		0	3	3						
	何如		16	0	16		何如……也				
							何如……矣				
	如之何		3	5	8		如之何……也		0	3	3
	如……何		0	7	7						
	焉……		2	21	23		焉……也		0	1	1
							焉……哉		0	1	1
							焉……矣		0	1	1
	奚……		4	2	6		奚……		0	1	1
	奚而……		1	0	1						
	奚其……		0	3	3						
	孰……		4	9	13		孰……也		0	1	1
							孰……焉		0	2	2
	谁……		3	9	12						
	安		0	1	1						
	恶		0	1	1						
	盍		0	2	2						
	总计		41	86	127				22	32	54

(全书共有特指式问句 181 例,其中疑问句 63 例,占 35%)

1.《论语》特指式问句各疑问词使用频率如下:

何(包括由何构成的固定结构,下同):111次 61.7%

焉:26次 14.4% 孰:16次 8.9%

谁:12次 6.7% 奚:11次 6.1%

安、恶、盍:4次 2.2%

2. 在 181 例特指式问句中,只有 55 例用了疑问语气词,占 30%,说明在特指式问句中,疑问

语气词并非必用。

3. 据统计,《论语》共有疑问句 136 例,特指式疑问句有 63 例,占 46%,接近半数。比例不小。分析特指式疑问句很有必要。

三、特指式疑问句的特点

为叙述方便,文中以疑问词为代表字,简称“何”字疑问句、“焉”字疑问句、“奚”字疑问句等等。

(一)“何”字疑问句

由“何”构成的特指式疑问句在《论语》中使用频率最高。主要有两类:一是由“何”作为疑问焦点,用“何……”、“何……也”、“何……哉(焉、与)”等结构形式在句中充当某种句子成分;二是由“何”构成的固定结构“何如”、“如之何”作为疑问焦点,充当某种句子成分。

1. 何……,何……也,何……哉(焉,与)

从“何”代表的疑问焦点和语法功能看,“何”的基本用法是:

a. 问物,相当于“什么”,在句中充当主语、动词或介词宾语及名词谓语。

例(1)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尧曰》)

“何”为疑问句的主语。

例(2)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例(3) 子夏之门人卜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

“何”在以上两例中均为动词宾语。例(2)为动作对象,例(3)为言语的具体内容。

例(4)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例(5) 子贡曰:“何为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例(4)、例(5)中,“何”与介词“以”、“为”构成介宾短语,“何以”是询问凭借的对象,“何”是对象宾语;“何为”是询问原问,“何”是原因宾语,都相当于“什么”。

例(6) 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

此属直接问事,充当名词谓语,为强调疑问焦点,置于主语之前。

b. 用于询问人或事物的性状,修饰名词,构成体词性偏正短语,在句中充当名词谓语。

例(7) (子贡)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述而》)

例(8)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

c. “何”询问原因,直接位于谓语之前,作状语。

例(9) (曾皙)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先进》)

例(10)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路》)

例(9)“何”修饰动词谓语,例(10)“何”修饰形容词谓语。

在问答关系上,有两种情况。

一是直接答问。特指式疑问句和与之相对应的答句之间(不包括简略答问),结构上存在着—

种整齐的对对应现象,相应的特指疑问句,用各种具体词语代替其中的疑问词语,再加上陈述语调,就成了与之对应的答句。

如例(7)答句可变为: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例(1)例(2)例(7)例(9)等都是直接回答。形式相近的疑问句,若将答问词代替具体的疑问词,会看出其不同之处。

例(11) “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尧曰》)

答句可以变换成: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谓惠而不费。”

例(12)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缦事后素。”(《八佾》)

此句亦可变换成: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谓缦事后素。”

在以上两例中,“何”都在谓语之前,前者表示陈述的对象是未知的事物,在问句中作主语,答问词替代它时,只能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后者表示陈述的对象已知,陈述的内容是未知的,在句中作宾语,答问词替代它时,可以移至动词谓语之后。

二是间接答问。答问时,将具体词语代替疑问词语,加上陈述语调,不能形成与特指疑问句相对应的答句。这是因为有时某些特指问提问的方式与其它特指问有所不同,难以直接回答。

例(13)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

先用一个特指式疑问句提问,后接一个带有揣测意味的是非式问句提供一种选择。答问时,先否定这种揣测,再用一个陈述句间接回答。

从句末疑问语气词使用情况看,63例特指式疑问句中,有22例有句尾疑问语气词,其中“也”出现的次数最多,共16例,都出现在上述这类疑问句中。“也”语气较和缓,“哉”含有感叹的语气,“与”较“也”显得相对急促。这几个语气词在特指式疑问句中均可译为“呢”。不用语气词时,语气更直接了当。

2、固定结构构成的特指式疑问句

何如,何如……矣

“何如”大多数情况下用在问句末尾,有4例用于句首,基本语义相当于“怎么样”,但其代表的疑问焦点不同。

a. 用在句尾,询问对人、事、言语、行为的性质,充当问句的谓语。

例(14)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子路》)

例(15) 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

例(16)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谓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

例(17)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先进》)

以上四例,例(14)是询问某人的性质,好坏与否;例(15)是询问某事的作法正确与否;例(16)询问冉求是否“仁”;例(17)询问言语是否正确。

b. 询问行为实现的方式,相当于“怎样做”。

例(18) “赤,尔何如?”/对曰:“非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先进》)

这类问句答问时,一般是间接回答,如:例(16)是问“求”是否“仁”,孔子答问是:“不知其仁。”例(15),是先用一个肯否式反问(用肯定形式表示否定意义),否定“杀无道”的行为,再从正面提出自己的看法,比直接否定更婉转。

例(19) (子路)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

先用了一个带有蔑视意味的语气词,后接肯否式反问,表示“今之从政者”不配评价。

这种疑问句答问方式,接近于是非问句的答问,评价“是”与“非”、“可”与“不可”或正确与否,有的虽未正面回答,但肯、否之义隐含在答句之中。答问中也有少数直接回答的,如例(14)。

“何如”用于句尾时不再用疑问语气词。

b. 用在句首,充当主语,询问成为某种人或从事某项活动所具备的条件。

例(20)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

例(21)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也。”(《子路》)

以上两例句式相同,询问的话题似乎也相同,但从答问内容看,前者回答的是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意义指向是行为。后者回答的是具有的某种状态,意义指向是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说:“何如”用在句首,疑问焦点是行为或状态。这种用法全书只有四例。句末都有疑问语气词“矣”。疑问语气较弱,其中含有从条件到现实的某种变化之义,可译为“了呢”。

如之何

由固定结构“如之何”构成的疑问句全书出现3例。都在句尾,充当谓语,询问“某事应怎样做”,不用疑问语气词。

例(22)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

例(23) 定公问:“君使臣,臣使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八佾》)

例(24)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颜渊》)

前两例是直接就疑点答问,后一例则是用了一个反问,表示肯定的意义,相当于“应该用彻”。“盍”是“何不”的合音,用含有商量的语气词“乎”,显得谦虚、恭敬,可译为“呢”。

(二)“焉”字疑问句与“奚”字疑问句

由“焉”构成的特指式问句大多用于反问,用于表示询问只有2例,“奚”字问句用于询问也只出现5例,这两类疑问句使用频率不高。

“焉”可以直接置于动词谓语之前,充当状语,疑问焦点是实现行为方法、行为发生的处所。

例(25) 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

“焉”相当于“怎样”,询问“知贤才”的方法。

例(26)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焉”相当于“在哪里”,询问“学”的处所。

例(25)只回答了“举所知之人”,没有正面回答“知”的方法;例(26)用反问的方式,间接回答。“焉不学”相当于“无处不学”。

“奚”也用于询问地点,与介词“自”构成介宾短语。这种用法全书仅一例。

例(27) 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门。”(《宪问》)

问句中虽无动词谓语,但从上下文中可以看出询问的是动作开始的地点。与“焉”的不同之处在于“焉”直接位于动词前作状语,询问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是个面;“奚”则是个点,介词“自”隐含动作的开始。

“奚”和“奚而”还用于询问原因,这是“焉”没有的用法。“奚”、“奚而”与“何”字疑问句询问原因有所不同。“何”问原因,出现在下面几种句式中:a.何以+动词谓语,b.何+动词(或形容词)谓语,c.何为+莫+动词谓语。在这三种情况中,谓语之前都无否定副词“不”,只出现在有无定指示代词“莫”的句式中。

“奚”字疑问句询问原因,有三例,其中有两例的谓语之前用了否定副词“不”。

例(28)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例(29)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宪问》)

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同是询问原因,“何”多与“以”“为”结合使用,主要用于从正面提问。“奚”单用或与“而”结合,可从反面提问。

三例“奚”字疑问句询问原因,在答问时都是先解释原因,后用“奚其”构成的反问,加强肯定或否定意义。

“焉”字疑问句和“奚”字疑问句之后都不用疑问语气词。

(三)“孰”字疑问句和“谁”字疑问句

“孰”和“谁”字问句,大多用于反问,用于询问,“孰”字疑问句全书只有四例,“谁”字疑问句只有三例。“孰”“谁”询问的焦点都是人,但二者又有区别。

1. 由“孰”构成的疑问句,是特指式选择问,句尾都无疑问语气词。

例(30)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先进》)

例(31)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先进》)

例(32)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公冶长》)

这类疑问句,主语部分是表示“孰”选择的范围,谓语部分是主谓短语,“孰”充当主语。“孰”有在主语部分提供的范围之中选择其一的意思,相当于“哪一个”。答问时,例(30)、例(31)的答问者不在选择范围之内,直接回答。例(32)答问者在选择范围之内,答问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何敢”反问,表示自己不如另一选择对象,含有谦虚的意味。

2. 由“谁”构成的疑问句都是问人,在句中充当宾语,句尾无疑问语气词。

例(33)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

答问时直接回答,答句相当于:子行三军,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又如例(34)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微子》)

例(35) 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微子》)

四、结语

通过对《论语》特指式疑问句的分析,我们对其中疑问词代表的疑问焦点有了进一步认识。

《论语》特指式疑问句只有两例用“奚”询问原因外,一般不从反面提问。

答问时,有直接回答和间接回答两种方式。答问形式灵活多样,同一问题,常因语言环境和问答对象不同,答复及语气相应变化。

疑问重点在疑问词,大多数疑问句中不用疑问语气词,有疑问语气词并不会改变疑问的重点,只是语气的轻重、曲直有细微差别。

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一般认为在先秦汉语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要置于动词之前,且用法严格,几乎没有例外(这里的疑问代词即本文所说的疑问词)。但在《论语》中却有几个疑问代词作宾语在动词之后的用例。如:子张曰:“子夏云何?”(《子张》)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桀溺曰:“子为谁?”(《微子》)如何解释这些特例,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作者是我校中文系进修学者,指导教师张振德教授)

· 书讯 ·

钟仕伦《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出版

四川师大中文系副教授、美学研究所副所长钟仕伦著《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文化寻根的角度,采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明法”,运用文化地理学和美学的基本理论,对隋之前南北文化的差异和交流及其对美学思潮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探索出这一阶段中国美学发展史的某些基本规律。作者认为,南北两大文化区系自上古时期形成之后,便对南北美学思潮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南北文化区系的差异和交流是促使美学思潮不断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南北文化区系的互渗和交流则带来美学思潮的不断融汇,这对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精神和文化内涵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历经数千年而未中断,这是一个根本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隋之前的南北分裂时期,如战国纷争、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文学艺术的创作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美学理论更获得丰硕的成果,并对隋之后的美学发展泽溉甚远。作者创造性地在书中提出“地域审美观”概念,并以此为研究支点,对此论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述。所谓地域审美观,“并非乡土观念,而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在人们头脑中的创造性反映”。作者这种理论创新的勇气值得肯定。

全书共六章:一、绪论,二、上古时期的方国文化,三、南北美学思潮的形成,四、南北美学思潮与文学审美品格,五、文化中心的迁移与美学思潮的流变,六、南北文化交流与西府新文。《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当代文坛》发文评价该书,认为该书的研究富有启发性和现实性。著名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先生称该书“为我国的美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途径”。(石平)